

起点·交点·终点： 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逻辑路向

苏 峰 王恩春

摘 要：人与自然矛盾演进的逻辑起点是自然性被社会性占据，人类脱离自然界进入物质化社会；人与自然矛盾演进的逻辑交点是社会性被资本化左右，人类破坏自然迎合资本；人与自然矛盾演进的逻辑终点是资本主义被新的更高社会形态代替。人与自然关系演进依据起点、交点、终点为逻辑路向，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过程，是自然资源换取资本增殖的进程，也是资本主义被更高社会形态代替的过程。从人类发展审思，人类社会化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矛盾尖锐与缓和的历史，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才会真正建立，才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关键词：人与自然；资本逻辑；社会性；逻辑路向

中图分类号：B82-058;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3) 01-0102-04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类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资本化进程是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主要推手。对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要以唯物史观的视角，用辩证思维审思人与自然的起点、交点与终点，厘清人与自然矛盾发生衍化与终结的条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精神空间与物质支撑。

一、逻辑起点：人与自然矛盾的缘起

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永远摆脱不了作为自然界一份子的事实。自然性是人的原始属

性，这一事实表明，人类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和生存。参与社会实践后，社会发展图景却折射出人类为满足一己私欲，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和榨取，造成自然资源快速减少，资源再生能力被破坏，恢复周期陡然延长。社会文明进步并不能揭示人类素养和文明化程度会同步提高。用发展的眼光审思，人类企图通过社会化来掩盖自身具有自然性这一客观事实，借社会化成果逐渐洗涤自身的自然属性。

人的社会性逐渐掩盖了自然性，人类试图摒弃自身的自然性，摆脱身上的自然烙印，使得为对自然的索取、破坏、攫取变得名正言顺，为破坏自然做合法辩护。人类千方百计地消解自然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专项）“‘文化润疆’背景下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提升路径研究”（21VSZ048）；昌吉学院教科研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生态文明教育探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21SZKC003）。

放大社会性，这是由人类实践活动扩大所印证和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类源于野兽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只不过摆脱得多些或少些。”^[2]这并不是对人类破坏自然进行的辩解，恰恰证明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诚然，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但出自动物本能驱使，人类会展现出自然性。生产性劳动预示着人类进化速度加快，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类脱离自然的速度加快，反而对自然愈加依赖。社会化过程看似是人类脱离自然界，实则是人类更加依附自然的开始。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度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离开自然独立存在，生存危机提前到来。因此，不是现代化占有了自然界，而是社会化催生了工业化，资本化颠覆了自然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漫长的演化过程，使人类在无形中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自然的承受度与人类开采度随时间变化单向度异化。到后工业化时代，对自然的利用和索取已经达到顶点，资本无序增殖、扩张，人类已经逐渐控制不了资本的增长，

“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增殖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将随资本主义灭亡而缓和和解。自然环境逐年恶化，自然被破坏的速度，已经等不到资本自然灭亡。资本无限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加激烈，背后是人与资本、商品与资本、自然与资本之间的较量与针锋。总之，对人与自然矛盾的缘起，出现新的印证方式，资本固然无限增殖，促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但其内在驱动力，造成其“加速度”演化的却是人类社会性的无限扩大与延伸。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与延伸，是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的主要诱因。为获得新的生产生活场所，为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人类活动范围每扩大一次，对自然的破坏和占有就更深一次。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物，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沦落为社会存在物，开始打上人类活动的印记，并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被强化、异化。人类在资本和欲望的勾连下，逐渐迷失在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繁华和霓虹中。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开采和利用的阶段性胜利，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违背自然规律，改变自然发展的基本路径，单向追逐对自然的无限占有和破坏，人类在自己创造的辉煌中迷失了自己。自然性被快速改造成社会性，资本作为催化剂，人类实现了社会变革的华丽转身，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也会带来后遗症。

二、逻辑交点：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

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是各历史时期多种问题累计叠加的结果。促使其走上快速演变异化道路的是资本快速繁衍与增殖，是各种社会矛盾产生激化的根源。在资本产生之初，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与看法并不成熟，人类要快速摆脱烙在身上的自然属性，需要另一种方式来掩盖自身属性。人类的原初目的是为了通过劳动和语言与低等动植物进行分离，以使人类的行为具有正义性与合法性。人类产生于自然界，是否合法的问题，从人类创造如此巨大的财富和成就就可以得到验证，这是人类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进化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进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逐渐社会化之后，被产生于自然与欲望的结合体资本所左右。资本产生于人类对生活追求的深层欲望，外显于对自然与世界的改造，是逐渐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实质上是逐渐适应自然与社会的过程。当人类逐步适应这种身份之后，便有意愿地将自身与自然进行分离，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物种，显示其独立性和主宰作用。那人类该如何展现出自身与动物的不同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一种既可以发展自身，又能对自然产生压制的存在物。这种存在于人类社会，又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特殊存在是资本。由此，资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最初的想法比较单一，只为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使自身有别于自然界，求得生存于社会中的合法身份，显示其存在的独特价值，通过认识促进人类参与各种社会实践，为获取生存实践，对自然进行索取，这种索取不需要任何成本及道义上的责任。既能促进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又能对自然产生巨大催化与剥夺能力的资本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被推到台前，扮演着人类对自然掠夺的手段与方式。

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掠夺与主宰更具适应性与合法性，再无道义上的掣

肘，一切变得理所应当，甚至是顺应时代。资本扩张所带来的一切，是人类短期的无理性的狂欢，在资本运行日渐平稳后，遗留的是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建立的速度，比起适当生物资源的自然再生产的速度要快”。^[5]资本的增长速度，如人类刚脱离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一般，有“加速度”生产方式存在。增加演化速度，压榨生产与消费增长潜力来获取增殖额度，已经脱离最初的发展目的，最终归宿只能是逐渐消亡。生态问题伴随资本主义产生而出现，资本生产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是生态问题暴露与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使社会与人产生分化，社会与自然产生异化。随着技术革命到来，资本开始野蛮生长，逐渐膨胀资本家的野心，迷失掉人类对自然的理智，工具理性占据了人类理性，资本逻辑窒息了自然规律。

工业化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联系的交点是通过资本催化、衍生和发展。资本造成人类加速脱离自然界，但使人类无法彻底摆脱自然界的同样是资本。人类产生于自然，植根于自然，无法摆脱自然而独立生存。资本产生后，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样紧密的联系使人类再也无法脱离自然，资本的吸附能力极大地表现出来，资本迫使人类向自然界吸取养分，以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人类变为自然与资本之间能动的桥梁，资本壮大吸引着人类，人类的自然性和自由性被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工具。因此，资本壮大后，不是人类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人类，进而控制自然、宰制自然。

资本的控制区域随着人类欲望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张。只要商品活动存在，只要有扩大再生产，只要有私欲，就有资本扩张，就有资本增殖，其变化已不随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以前看来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如今却是主观产生的客观结果，已经脱离掌控的资本试图裹挟人类掌控自然，宰制自然。结果是人类在脱离自然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开始榨取自然成果，满足资本增殖欲望，从自然中无限索取，填满资本的沟壑。从人、自然与资本三者的转变来看，产生于自然，孕育于自然的人类，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挤压，人类身

上的自然烙印被稀释，社会性在资本的映衬下被无限放大。人类仅有的生存理性被资本逻辑消解。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发展与资本逻辑紧密相连，再想摆脱资本控制已经是难上加难。

三、逻辑终点：人与自然的和解方法

目前，全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各种极端天气、洪涝灾害、地壳变动、火山喷发、冰川融化、生物灭绝等都对人类生产生活空间造成严重的下行挤压态势。再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后果将是人类无法预料到的灾难。对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已到了不容忽视和不可忽视的地步。自然修复速度较为缓慢，人类的破坏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的再生速度，所以需要人为的辅助手段对其进行干预和修复。尤其是需要各国携手合作，生态环境恶化的范围并不是以疆域或国界范围为标准的，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和组织可以置身事外。因此，加强全球性的生态战略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进行生态治理时，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生态关系进行缓和，即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如何对生态文明进行四梁八柱的构建，成为当下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人与自然矛盾变得难以调和，生态危机正在逼近，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正在被生态荒漠所吞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正在被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所窒息，得以延续千万年的梦想正在被人类一手创造的辉煌所泯灭。因此，人类发展繁衍的文明场所，需要再次升级优化，以应对日趋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由来已久，在各种文明时期堆积叠加，尤其是工业文明产生的负面效应，通过生态危机表现出来，造成环境恶化外显，是文明负面效应累积产生的后果，需要更加先进优越的文明形态来替换。生态文明是处理人与自然矛盾的优良方式，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桥梁。当下，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需要进行集中治理与修复，需要提高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过渡到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方式。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各个主权国家和组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一次考验。如何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

人与自然和解，是检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治理生态问题，切忌急功近利，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有效方式。

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走向人与自然矛盾和解的重要一步，也是关键一环，这是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和目标要求，也是中国在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为世界开出的良方。但要从真正意义上化解和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施比较困难。对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依托先进技术快速实现，不存在过高技术壁垒。但从目前全球生态治理成果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承诺的节能减排工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由此观之，技术壁垒不是制约生态治理成果的主要因素，资本限制是根本原因。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碳排放达标，不是哪一个国家、组织的工作，需要全球联合通力合作。尤其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全球生态恶化，就需要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升华和深化。

社会形态变革和转化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一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当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内容。生态问题是几代文明成果进化后遗留的问题，以目前的社会形态与制度去处理和解决生态问题能力不够、准备不足，只能缓解生态恶化蔓延。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需要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下，最主要的方式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状态，这是目前社会形态所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优解。利用资本解决生态问题，只会向着相反的结果发展，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再次破坏，这不是人类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要缓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从而实现生态问题有效缓和。尤其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是消解人依附资本的有效方式。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解是升华新

形态的有力杠杆。一种文明进入更加合理内化的进程，也是文明升华的进程，这一发展更加趋于适应时代发展，符合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映衬自然进化发展规律，是进入更高一级文明的先兆。要想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创建新型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裹挟着人类，工业化极其发达的国家，已经摆脱不了无处不在的资本，人类的不自由程度在工业化、资本化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资本控制人类，进而宰制自然。只有变革社会形态，只有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才能使人类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才能使人类脱离这种依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依马克思所言，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0.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406.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 [5] John Tomlinson. 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84.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作者：苏峰，新疆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恩春，新疆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钟晓媚